



体态语概说



耿二岭 著

贾光义 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体 态 语 概 说

耿二岭 著

贾光义 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体 态 语 概 说

耿二岭 著

贾光义 图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海淀区北下关印刷厂排印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 印张 149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19—0028—7/G·10

定价：2.10元

目 录

前言	(1)
一、伴随语言学 and 体态语	(3)
二、体态语的社会职能	(12)
(一) 交流思想	(13)
(二) 传达感情	(16)
(三) 昭示心理	(25)
(四) 强调指代	(30)
(五) 表示社会联结关系	(34)
三、体态语的可传授性特征	(40)
(一) 民族性	(44)
(二) 时代性	(54)
(三) 社会性	(58)
(四) 临时、规定性	(63)
四、体态语的修辞功用	(68)
(一) 体态语中的“类辞格”	(68)
(二) “类辞格”的兼用及民族文化色彩	(75)
五、体态语的运用技巧	(79)
(一) 眼神	(80)
(二) 手势	(84)
(三) 坐姿、站相	(87)
(四) 笑容	(91)

六、体态语与文化·····	(97)
(一) 体态语的文化渗透·····	(97)
(二) 语言的体语学透视·····	(108)
七、汉族体态语小辞典·····	(120)
(一) 说明·····	(120)
(二) 话题索引·····	(122)
(三) 辞典正文·····	(126)
主要参考文献·····	(182)
后记·····	(184)

前 言

1987年3月30日晚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聋哑女玛莉·马特林,摘取了电影奥斯卡奖最佳女演员的桂冠,得到了这项一向为西方女影星所觊觎的殊荣。

她的得奖作是《小上帝的孩子》。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个叫萨拉的聋哑学校看门姑娘和擅长精神治疗的语言学家、年轻的詹姆斯老师的默默无语的爱情。影片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角色之间的交流全靠手势、身势、眼神和面部表情来进行。萨拉的扮演者玛莉·马特林以极其精确的体态表现把角色复杂的内心活动——思索、幻想、期望、失望、沮丧、孤独、喜悦、爱慕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为此,美国《新闻周刊》誉称“这是一部由独特演员演的感人至深的独特影片”。

也许这位最年轻的影后和导演兰德尔·海恩斯还没有意识到,她们的佳作竟然会引起社会语言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因为实际上《小上帝的孩子》已经为学者们关于体态语的论述作了最为精彩的注脚——体态语的功用和魅力竟是如此之大!

体态语是民俗、国俗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伴随语言现象学”的重要内容。整理和探索本国本民族的体态语,不但可以增强言语交际的沟通力,还具有科学上的理论价值;了解和研究富有异国情趣的体态语,更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外交往与年俱增的需要;而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肯定有妙不可言的乐趣。

语言和体态语,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的意思是说,不仅语言在创始之初便与体态语牵丝扳藤在一起,就是在语言运用的任何一个横截面上,体态语都是和语言盘根错节在一起的。但是应当说,体态语的研究可是大大落后于语言研究了。语言学史上,曾有过语言逻辑化、生物化、心理化、未完成的物理化等时期,近20年来的发展表明,语言学正经历着一个数学化、计算机化的时期,这充分说明语言本身的研究正日益向精密化和现代化迈进。与之相比,体态语的研究不但“相形见绌”,而且简直是“弗如远甚”了。即以我国学术界的现状来看,只是最近四五年才有人注意到体态语这一领域,而且或许可以说,所进行的研究也还是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和不够深入的。

这是一种畸形状态。本世纪70年代,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戴尔·海姆斯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学说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比“语言能力”更为广泛的“交际能力”理论。这一理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语言学的研究和语言教学的研究,很多学者开始注重言语交际能力的研究,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角度重新研究语言教学。当代语言学的这种动向,更使我们看清了体态语等非言语手段(它与言语手段共同构成交际活动的全部)研究的偏枯所布下的阴影。

本书旨在“抛砖引玉”,衷心希望不久将有大家的力作问世;同时热切盼望海内外各界人士匡谬补充,以便在有可能再版的时候,使这一本小书能臻完善。

一、伴随语言学和体态语

任何信息的传递，只有借助于符号，更准确地说，是借助于符号系统才能实现。言语交际是一个信息的积极交流过程，一般把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用于这一过程的符号系统的两大分支。

每个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自然的言语交际中，并不是总用纯粹的语言手段，而是常常省略某些语言手段，采用“其他手段”，或以“其他手段”相辅助。这些“其他手段”通称作“伴随语言手段”，对它们进行研究的特殊的学科即称作“伴随语言学”。

有的学者把伴随语言手段分为四种形式：

（一）身势学

这是一门研究产生于不同文化的手势、身势和面部表情“语言”的学问。在使用这种非言语交际形式时，身体各部分的一般运动肌的性能足以明显地使人通过视觉感官感受到。正因为如此，苏联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Г.М.安德列耶娃郑重地称之为“光学—动力符号系统”。这种人体各部分的一般运动肌可以表现人的某些思想和情感，所以“光学—动力符号系统”加入交际情境能给交往增加细微的差别，产生奇妙的表现力量。

（二）人类空间统计学

这门学科的奠基人〔美〕爱德华·蒂·霍尔，曾把这门学科称作“空间心理学”。这是研究交往的空间和时间组织规范的专门领域。交际过程中的空间和时间组织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但它同样承担表示意义的任务，也是沟通情境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空间形式”的组织中，交际对象的面对面的位置可以促使发生接触，象征着对说话者的注意；而从背后大声呼唤可以表示一定的反面意义。在“时间形式”的组织中，各种不同文化所制定的有关交往时间特点的某些标准，成为对信息的独特补充，比如，在外交谈判开始前，准时到达表示对谈判对方有礼貌；相反，迟到则表示不尊重。在国际外交场合，中途退场甚至成为“抗议”的一种表示。在某些特殊领域（首先是在外交界），是详细制定了“允许”迟到的各种规范及其相应的意义的。

（三）“辅助语言”学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学克特·W·巴克教授把“辅助语言”称为“副语言”。“辅助语言”实际上包括“辅助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外”符号系统。“辅助语言”符号系统是发声的系统，指的是音质、音幅和声调。“语言外”符号系统则是在言语中所加入的停顿，以及哭、笑、咳嗽、语速等。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对口头沟通的补充，它们能够加强信息的语义的份量，但不是用增加言语手段的方法，而是用“近似于言语”的手段。

（四）视觉交往

“视线接触”构成了视觉交往的特殊符号系统。乍看起来，视线接触似乎是一种意义很有限的符号系统，一般人认为它仅限于非常亲密的交往（如“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实际

的研究中，最初也确实是把视线接触同对亲密交往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英国研究者M.阿尔盖依和他的同事们甚至制定了一种“亲密公式”，揭示亲密程度同交往距离参数的关系，这种交往距离参数允许在不同限度内利用视线接触。不过，现在关于视觉交往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大了，表示眼动的符号已被列入交际情境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比如，学者们发现，儿童的特点是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面部上。对成年人的实验表明，他们对两个平行排列的环形物或圆圈，尤其是里面还套有小圈的圆圈（即“眼”的类似物）反应最为强烈。这些发现对不少职业和活动是很重要的，例如可以提醒教师和演讲家在讲述关键问题时，应当尽量用面部表情和眼神帮助自己同接受者“交流”。很明显，同其他非语言手段一样，视线接触也是对言语交际的一种补充。

伴随语言手段一般用来弥补言谈表达之不足。正如《礼记·乐记》所云：“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非语言的交际系统在人们的整个交际过程中起着巨大的辅助作用（有时甚至起独立作用），这些系统同语言系统一道，保证了人们为组织共同活动所必需的信息交流。

但迄今为止，与语言学的研究相比，伴随语言学的研究也许只能称作处在发轫阶段，还有大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当然，它也以其光怪陆离的神秘色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早在1919年，苏联著名语言学家E·П·波利瓦诺夫就曾指出：“……词的意义可由各种细微的语音变化来补充，其中主要是音调变化（以及言语速度、声音强弱、各个发音器官的细微差别，如动作的强弱，等等），此外还有手势。因此，不应认为言语过程的这些方面不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这些现象（声调变化、手势和其他的言语辅助手段）的探讨当然构成语言学的一门特殊学科。这是一门使语言学和戏剧艺术理论发生联系的学科。”①伴随

语言学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和亟待开拓的领域。

我们把手势、身势([美]戈登·修易斯指出,人体大约可做出1000种平稳的姿势)、面部表情([瑞典]伯德惠斯戴尔说,“光人的脸,就能做出大约25万种不同的表情。”^②)和眼色以及沟通者和接受者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一系列与沟通者和接受者的身体姿态有最直接关系的伴随语言手段,称为“体态语”。显然,所谓“体态语”包括了前述“身势学”、“人类空间统计学”和“视觉交往”中的大部分内容。这门学问我们称之为“体语学”。

体态语毫无疑问是人类古老的交际形式,或许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交际形式。曾经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手势语(手的语言)交际是人类言语交际史的必经阶段,只是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繁复,手势语不敷应用,才推进到分音节的有声语言交际阶段。苏联H·Я·马尔教授就持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触到了最令人头痛的语言起源问题,^③至今仍然是众说不一,纷纭歧异。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手势和面部表情等对有声语言交际来说似乎是第一位的,而有声语言交际则是第二位的,即如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高度赞扬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L·H·摩尔根在其力作《古代社会》中所说:

“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正如卢克莱修所隐约提到的那样。^④

“即使我们不说那些蒙昧人,就是在野蛮人当中,遇到他们彼此方言不同而要互相交谈的时候,仍然以手势为共同的语言。美洲土著就曾发展了一种这样的语言,由此可见,要形成一种适用于普遍交谈的手势语言是可能的。根据他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情况来看,这种语言使用起来既很文雅,又富于表情,还能使人感到有趣。这是一种自然符号的语言,所以它具有通用语的要素。发明一种手势语言比发明一种音节语言要容易;而且,因为掌握手势语言也要方便得多,所以我们作出假定,认为手势语言之出现早于音节分明的语

言。

“语言和手势均产生于蒙昧阶段，并肩发展，臻于兴盛，而在进入野蛮阶段很久以后，二者仍始终结合在一起，不过结合程度较轻而已。凡是急于想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好充分注意手势语言所能提供的启示。”

匈牙利已故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在其《电影美学》中，通俗地从发生学的角度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研究语言学的人发现语言的起源是富有表现力的活动，这就是说，当人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和嘴唇的活动程度并不大于他的面部和身体肌肉（正象今天的婴孩那样）。舌头和嘴唇的活动最初并不是为了发音，这部分的活动就跟身体其他部分的富有表现力的活动一样，是完全出于自发的。唇舌发音只是一种附带的偶然现象，只是到后来才有它实际的目的。这个直接可见的讯号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直接可闻的讯号。经过这个变化，就象一段话经过一道翻译一样，许多东西便白白丧失了。其实正是这种富有表现力的活动和手势，才是人类原来的语言。”^⑤

但这并不是说借助手势进行的交际是语言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说，它可能是与有声语言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始终作为言语交际中必要的组成因素，并且促进了语言手段向前发展的。因此，有些人把它称作参与言语交际过程的“第二种表现方法。”^⑥

体态语这种伴随语言手段和交际心理学直接相关，尤其和交际心理学中的心理语言学直接相关。交际心理学是心理学中专门从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交际过程的心理特征的一个部门；心理语言学则专门研究语言和心理的关系，即语言和个人的关系。在体态语的研究中，不象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那样，可以找到特殊的、有时不相吻合的单位；体态语只是利用不同的手势、身势、表情和眼色等赋予已有的语言单位和心理语言单位某种附

加的意义。然而，体态语既不是从语言系统中剔除出来的剩余部分，也不是对语言系统的额外补充，它乃是为补偿口头交际中的不足所不可缺少的行为（这种“补偿”作用，可以通过主观能动、即有意识的行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客观被动、即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来实现），是言语活动中具有功能的组成部分，跟每次具体言语交际都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并不是所有“体态”都有资格充当“体态语”，不但是骆驼一步一点头、猫头鹰瞪着一对大眼睛不是我们所定义的“体态语”，就是人的手被烫时蓦地缩回的动作，各种睡相，打哈欠，伸懒腰，打喷嚏，红眼病患者的泪流不止，以及新生儿的手脚乱舞等，这些人类的单纯反映生理反射的姿态也不能视为“体态语”，因为这种单纯反映生理反射的姿态有其不可抑止性，人们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当然，“绝对”的大门总是关不了那么严实——“打哈欠、伸懒腰、打喷嚏”等姿态本身，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视为一种体态语（注意：即使是这时也不会是真的生理现象），比如，当客人坐久了，主人有些腻烦时，就可能以假性的“打哈欠”“或伸懒腰”下“逐客令”；戏剧舞台人物的接连不断的“喷嚏”，也是一种人为控制的表演。

体态语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是受环境制约的，例如：

1 但见他听着，忽而摇头，忽而点头，忽而抬头，忽而低头，那心里大约是惊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话听完了才透口气来，不由得一阵酸心，两行热泪。（文康《儿女英雄传》第12回）

其中头部动作所传达的感情信息，对方是依据当时的环境才确切理解的。

可以推测，古代人的体态语恐怕比现代人的要多得多，甚至有人断言：“原始人的手势动作往往要比受过教育的、语汇非常丰富的欧洲人更多变化、更富有表现力。”①人类早就学会了手

势、身势和面部表情这一丰富多彩的“语言”，在文字和印刷术发明以前，人们使用体态语这一精巧的表现工具的机会会比现在多得多。然而今非昔比了，现代社会的联系网主要是用语言和文字编织而成的，人的心灵更集中地表现为文字，“可见的思想就这样变成了可理解的思想，视觉的文化变成了概念的文化”，^⑧就是说，人们已较少利用自己的身体表现手段了。根据“用进废退”的进化论观点，如同不嚼食的动物就丧失了牙齿一样，人类体态的逐渐减少，也使其在机能方面产生相应的退化。尽管如此，体态语仍然称得上是现代交际生活中应用最广泛、最频繁、表现力也最为丰富的对口头沟通的补加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体态语的研究。眼下需要开展的工作有：（1）充分重视言语交际活动中的非语言因素，实现“纯语言”研究^⑨和“活语言”研究^⑩、有体态语等非语言因素伴随的“活语言”研究^⑪的同步发展（质言之，这也关系到语言观的改变）；（2）译介国外有代表性的体语学论著，了解体语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熟悉体语学研究的“前沿课题”；（3）观察并归纳汉族体态语系统，建立“体态语档”，编纂有一定规模的多种类型的“汉族体态语辞典”（比如，可以有供外国人学习用的，供国内一般人阅读和欣赏用的，供戏剧工作者造型参考用的，供专家学者进行专业研究用的，等等）；（4）通过对古代典籍中有关体态语的记述和研究，探究古代人的体态语概貌（甚至可以尝试构拟古人的体态语系统），并为以古人为对象的心理学、民俗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提供资料；（5）进行汉、外体态语的比较或对比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早就建议过，既然有一门比较语言学，那么就应该也有一门比较手势学和表情学，以便在各民族之间找到富有表现力的体态语的共同基本形式。^⑫

不言而喻，学习体语学的知识，可以使学习者的言语交际能力锦上添花，帮助他们实现尽如人意的交际效果。但应特别指出

的是,体态语一般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心理学家(例如〔苏〕A.C.孔德拉季耶娃)的研究也表明,“共同活动使有更多的可能比较明确地阅读表情用语和使信息译码最佳化”;^④所以,为要充分发挥体态语的交际功用,实现最佳效果,我们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到社会交际的各种场合中去有意识地体味、运用和掌握体态语及其适应规律。这是学习体态语的一把“金钥匙。”

注 释

①见Е.Д.Поливанов: По поводу звуковы жестов япо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стать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日语中的“语言辅助手段”),载《普通语言学论文集》,莫斯科,1968,第296页。

②见〔美〕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317页。

③1886年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章上,甚至明确宣布,“本会不接受任何关于语言起源及世界共同语方案的报告”。

④卢克塞修,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所著《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五卷中写道:

“……也是在那时候,

邻居们开门结成朋友,大家全都

愿意不再损害别人也不受人损害,

并且代孩子和妇人们向人求情,

他们吃用地用叫声和手势指出:

对于弱者大家都应该有恻隐之心。

……自然促成人们发出了各种舌头的声音,

而需要和使用则形成了事物的名称,

其方式大抵正如不能说话的年龄,

迫使小孩子们去运用手势,

叫他们用手指在这里那里指着

他们面前的东西。”

⑤〔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年10月，第26页。

⑥书同①，第298页；

⑦书同⑤，第27页。

⑧书同⑤，第25页。

⑨所谓“纯语言”，指“拟想的人”的语言。诺姆·乔姆斯基就主张“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拟想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处的社团的言语是纯之又纯的，他对这一社团的语言的了解是熟之又熟的，他在把语言知识施之于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被注意力分散、兴趣的转移和（偶然的或惯常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法无关的。”（见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p.3）。戴尔·海姆斯描写道：“此人给人的突出形象是一个抽象的、与世隔绝的个人，几乎可以称之为无需启动的、能起认知作用的机器；除非凑巧，他不是个出现于众生世界的人。”（Dell Hymes,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1971。以上两段译文均见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2页）

⑩所谓“活语言”，指“社会的人”的言语。

⑪例如本世纪5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特拉杰——斯密司——朱司（Trager—Smith—Joos）的模式，就把语言和手势学、姿态学等联系在一起研究。参阅⑨之引书《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第49页。

⑫书同⑤，第66页。

⑬见〔苏〕Г·М·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蒋春雨、唐慕文、李锡勤、于秀贞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第95页。

二、体态语的社会职能

体态语，中国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称作“态势语”^①，西方有人称之为“人体示意语言”^②或“身体言语表现”^③，而通俗、形象的称呼则是“无声语言”。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说过：“在他们的静默里包含着话语，在他们的姿势中包含着语言。”僵直不动的“静默”，难道还有什么意思吗？有。在一定的场合，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表义传情的非语言符号。例如：

①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谢朓《秋夜》）——表思虑

②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黄昇《鹧鸪天》）——表冷眼旁观

③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表祈祷

④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曹雪芹《红楼梦》第67回）——表气恼

⑤十九块雪白的光洋，落到云普叔的手上，他惊骇得同一只木头鸡一样。（叶紫《丰收》）——表惊骇

⑥我想叫她不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着，眼睛看见她的瘦削的双肩一起一缩的在抽动。（郁达夫《薄奠》）——表爱莫能助